

望溪全集

第二函
第八冊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八

論

方正學論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操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縮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卽不蚤爲邏者得閉口絕肱不食而死可也何故時帖於口舌之間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燕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爲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卽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卵翼吾君之子而比于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

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爲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晉之亡中原裂於劉石劉廣武卽能建國北蕃以奉晉朔不過與張段慕容等於晉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閒懷諫造怨陷二親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爲利正學豈以是爲名者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爲廣武者宜柰何不能閒歸於晉則負

耒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也



送序

送馮文子序

往者長洲韓公爲吏部聽事而歸喟然歎余問曰公何歎公曰昔有醫者與吾故且狎吾叩焉曰人皆謂子之醫能殺人何也曰非吾之醫能殺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罷而死也吾固知吾術之不足以已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不獲已以物之泛而緩者試焉其感之淺而與吾方相中者固嘗有瘳矣其浸尋反覆久而不可振者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今某地告饑

上命發粟以賑而大農持之下有司核所傷分數夫民之飢朝不及夕而核奏議賑在三月之外有不罷而死

者乎吾位在九卿與其議而不能辨其惑是吾負醫者之責也余曰公所見其顯焉者耳凡官失其職而事墮于冥昧之中皆足以使人罷而死而特未見其形也姑以所目擊于州縣者徵之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于旱潦矣兩造懸而不聽情僞失端而民罷死于獄訟矣弊政之不更豪猾之不鋤而民罷死于姦蠹矣豈獨殘民以逞者有殺人之形見哉先已而後民枉下以逢上其始皆曰吾不獲已其旣皆曰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沈痼而無告也吾友馮君文子將令于禮縣爲詩四章自道其心與俗吏異因舉昔之所聞于韓公及相語者以告之蓋所望于良吏者謂能已民之

疾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民之疾常伏于無形而大吏之爲民疾者復多端而難禦令之職環上下而處其中卜以致民之情而上爲之蔽慮于下者不詳則爲民生疾而不自覺持于上者不力將坐視民之罷死而無如何其術不可不素定也君韓公之門人也能因是而自審其所處則韓公之言庶幾其不曠也夫

送韓祖昭南歸序

昔長洲韓公再

召列於九卿每廷議而歸輒頽然自沮喪余叩之曰凡吾有言眾若弗聞焉將爲

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爲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欲告歸

則上負吾

君而終亦莫能遂也欲畱則內負吾心而外赧於友朋孰若曩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公諸子皆好文術篤氣類而仲子祖昭常在公側故與公尤習方公盛時海內後進皆以不與門牆爲恥余亦勤接引而常患人材之衰曰鈞名之人無賢士焉孰是篤信斯言者乎祖昭庚辰成進士癸未散館改官甲申公歿御柩以歸營墓兆建宗祠敘譜牒暇則手一編教誨子弟凡二十餘年

今

天子嗣位詔修明史公卿交薦君至歲再周分纂列傳具完因告歸時君同年友多登要津館中後進皆願君

少留而君意甚決將行余語之曰惟子爵祿不入於心
視人人信有閒矣然君子之志事更有大且遠者焉子
之先君常欲振起人材爲

國家樹根本而深患馳逐於科名者莫能應今子之歸
也能奉此意學古人之學以成其身以陶鑄鄉之後進
則所以成孝與忠者在是矣若惟逍遙山水閒爲忘世
自得之人則非吾之所望於子也子之兄自成進士閉
門而不出者亦二十年矣歸以吾言正告之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古者先王之世旣授田里以治民之生而又區四海之
所環以眾建侯國使萬物連屬其鄉而聚其氣農夫耕

於其土士仕於其國耕與仕俱不出於其疆其有工賈
宦學聘問戍役之行者特千百之什一而又得以時還
息生其世者率常父母兄弟白首懽然保聚無一日離
別怨思之苦而族黨親戚亦得攜持結連綢繆相渥洽
以飽足其意嗚呼上之所以區畫計處以求便其民之
私者可不謂詳且遠與民之所得於其土而不自知者
可不謂厚與自周之哀以接於秦破井田廢封建先王
之澤不流民生迫蹙而其氣日以乖散農夫失其田畝
以傭而耕卒有旱潦無以繫屬其身散而四方爲奴虜
矣商賈眾而財匱得所欲者益寡或疲亡於道路去其
鄉縣飄零失業而無所於歸矣仕者失其田祿或千百

里繫官于朝或散而出於荒邊側境無舟車僕賃衣食
之資同居之親不得與偕愁居惕處而嗟怨矣至於士
之學先王之道者無庠序以遊其身無廩給以贍其父
母妻子坎壈失職羈旅浮游以謀衣食者徧天下故雖
天下無事水火盜賊之警不聞而民生搖搖常有離散
之形跼蹐悲憂之思一室之中父兄子弟自孩童至於
白首懽然保聚無相離者十不一得焉而况族黨親戚
之睽離而不可合并者豈可勝道與其所從來者久遠
世未始以爲憂然上之所以待民者薄而心易搖自前
世所以可憂者未嘗不在於此也辛未八月苞與舅氏
相遇於京師踰年夏舅將之鉅鹿苞旣爲文述二十餘

年散聚悲懼之跡舅因太息顧苞而言曰吾窮於世竟以遊老每當山行水涉寒暑冰雪侵加飢疲困頓忽忽不知此身當所投措數年中儻得好事者少潤澤之亦欲息足金陵之野教誨子姪且得與而翁而母朝夕相見苞因自念以疾病之身迫於窮餓羈旅數千里外缺然其心不能一日以甯其欲歸而事親從兄耕田著書以自娛與舅之志略同未知何日以終遂也卽吾與舅兩人之身而皆不得自便其情若此以視古之爲士者潔居美服飽食而從容於座片者何如其父母兄弟之保聚族黨親戚之渥治不亦甚可慕悅矣乎嗚呼自漢唐以來儒者皆以謂先王井田封建之制不可復行

矣況陵遲以至於今豈尚有望與豈天遂忍听氏之甚
而莫爲之所也夫吾與舅所志非甚奢私計或猶得以
遂然民之生迫蹙其氣乖散而不得以自便其情豈獨
吾與舅兩人也哉

清血民兩入夢遊

鐵馬風生至，旗常雲外飛。
西風吹大漠，北地接長河。
大漠風生至，旗常雲外飛。
西風吹大漠，北地接長河。

傳

康烈女傳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糴糴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者忠孝節烈事輒徬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尙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者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言京已死叩之卽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

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
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毋載兒從夫喪
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邪兄女所稱皆古事豈今
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
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
帶其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
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持
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台葬郭西白石橋時康
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
鄉人必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
子多爲嘯歎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同謳歌其事喧騰